

梦剧场

重返上海滩



现代出版社

祝力强 邱怀阳 著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96812

重返 上海滩



祝力强 邱怀阳 著

现代出版社

图字：01 - 2003 - 49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返上海滩/祝力强, 邱怀阳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3 (梦剧场)

ISBN 7 - 80188 - 115 - X

I. 重… II. 祝…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8443 号

著 者: 祝力强 邱怀阳

责任编辑: 张桂玲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0483 (兼传真)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固安博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9.375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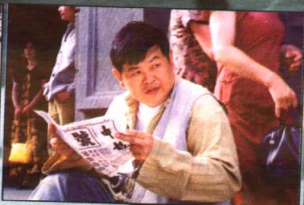
印 数: 0001 — 8000

书 号: ISBN 7 - 80188 - 115 -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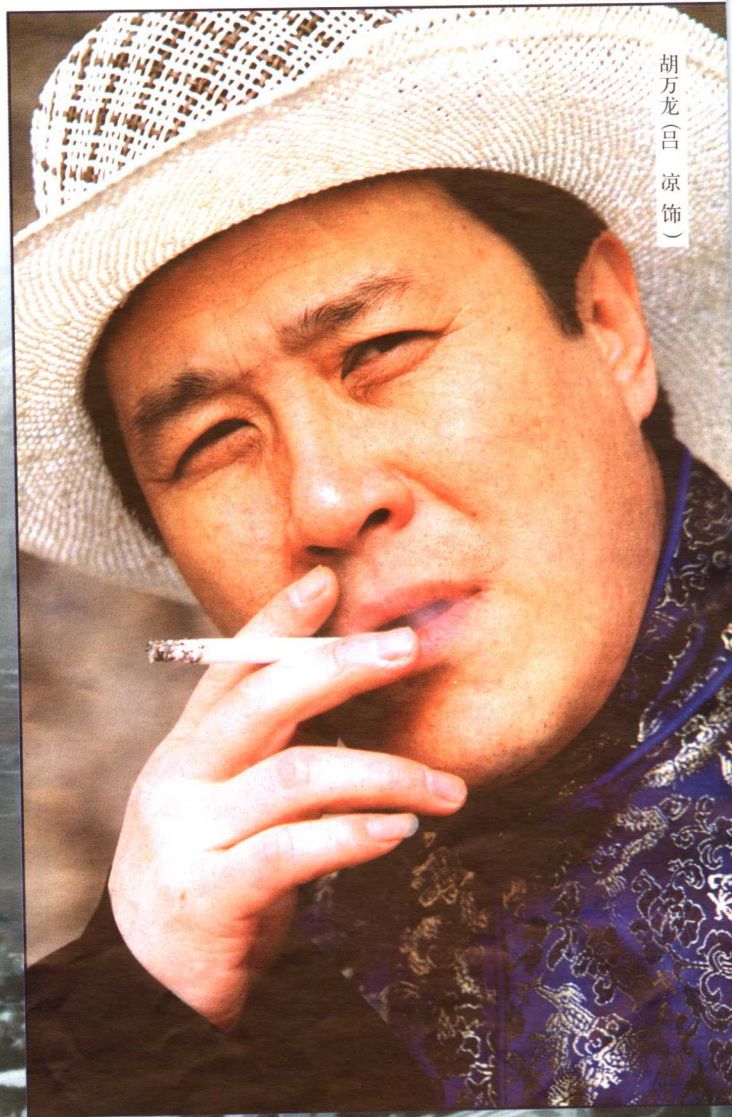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杜邦(傅彪飾)



胡万龙(吕凉饰)



林曼华(赵琳饰)



谭世杰（王奎荣饰）



： 梦剧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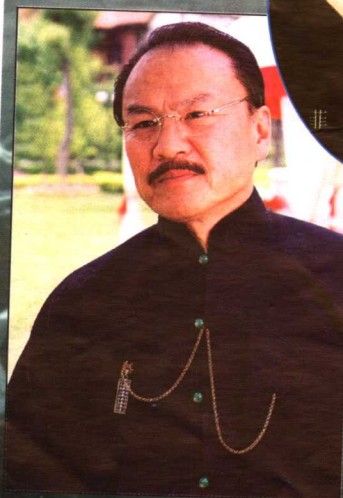
潘月如(杨 昆 饰)



毕 凡(丁志成 饰)



林豫宗(俞洛生 饰)



菲 儿(钱多多 饰)



姚丽春(吴 竞 饰)



人 物 谱

毕 凡（丁志成饰）：二十世纪初期，旧上海一家私人侦探社的侦探，三十岁左右。曾留学英国，富有正义感。他在上海开了一家私人侦探所，侦破过一些离奇案件。爱妻丁雪如惨死黑帮之手，毕凡发誓为妻报仇，后经多方查找，最终拨开层层迷雾，使凶手受到应得惩罚。

丁雪如（赵琳饰）：毕凡之妻，温柔贤惠，知书达理，后遭歹人陷害，惨死黑帮之手。

杜 邦（傅彪饰）：小时候曾在毕凡家当过帮工，长大后，只身闯上海滩。凭借狡诈心黑手辣，从黑帮一名小喽啰逐步攀上租界巡捕房华人总探长位置。他内心残忍狡诈，表面义气随和，经常利用黑帮间矛盾，从中渔利；为了铲除异己，杀人灭口。他不仅设圈套害死自己恩人丁雪如，而且还千方百计欲加害毕凡。但最终还是露出马脚，受到应有惩罚。

林豫宗（俞洛生饰）：上海永安堂西药大药房老板。他早年留学欧洲，后回上海与人合伙开药房。他为人善良谦和，虽兢兢业业开药店，却也没有逃过黑帮势力算计，终因不愿被黑帮参股，惨遭杜邦杀害。

林曼华（赵琳饰）：林豫宗之女，丁雪如的表妹，时年二十岁，上海复旦大学在校学生。年轻上进，勤奋好学，端庄秀丽，性格正直，秉性刚烈。为查明父亲被人暗害致死真正原因，她忍辱负重，排除万难，终于在毕凡的帮助下，报仇雪恨。

朱世钧（徐崢饰）：林豫宗当年开设药房合伙人的儿子。时年二十八岁，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追逐女性，挥金如土。后因追逐明为大上海歌舞厅妓女，实为杜邦情妇的虞菲菲，而惹上杀身之祸。

胡万龙（吕凉饰）：上海商会会长。曾控制上海黑帮帮会，聚敛不义财无数，后落于另一黑帮谭世杰精心编制圈套而死。

谭世杰（王奎荣饰）：上海黑帮大头目，生性残忍狡诈，贪婪成性。为得到上海商会会长一职，以达到独霸一方目的，与杜邦暗中勾结，突下黑手，杀死胡万龙。不料此举也为他自己日后被杜邦所杀埋下祸根。

第 一 章

一九二一年，上海初春的夜晚。

南京路百乐门歌舞厅门口巨大的霓虹灯不停地闪烁着。霓虹灯招牌下，歌舞厅雇用的身材高大、头缠白布、面庞黑红的印度籍门卫来回走着，不时驱赶那些向出入歌舞厅客人兜售小食品而涌向歌舞厅门口的小贩。不远处的大马路上，汽车、电车、黄包车穿梭往来，十分热闹。

三辆黑色汽车开过来，停在门前。这时，从歌舞厅里走出一人，急匆匆来到第二辆车前，打开车门，毕恭毕敬地小声说：“龙爷，事情安排妥了，他们都来了，在里面等着。”

从车里下来一人，个子不高，却很敦实，头顶虽然秃了，两眼却炯炯有神。他警觉地看了看四周，低声对来说：“阿三，你前后留

些人，我们准备在前，就不怕他们下黑手，到时看我的眼色行事。”

阿三点了点头：“放心吧，龙爷。”说罢，关上车门，抢先一步，走在前面引路。

歌舞厅的门前，早有几个侍应生出来排成一排，其中一人站在厅门前，高声喊道：“上海总商会会长胡万龙先生到——”

言毕，几个侍应生和印度籍门卫刷地弯下腰，恭谦地说道：“胡先生请——”

胡万龙头戴礼帽，西装笔挺，在一群手下的簇拥下，向百乐门歌舞厅走去，周围人等纷纷让路。

进到里面，大厅前的小舞台上，一个歌女正扭着身子嗲声嗲气地唱着：“夜来香——”，还不时和着歌词向台下抛媚眼。台下，一些公子哥不时呼应着大声叫好。

胡万龙扫了一眼，见门边的一桌人既不看歌舞，也不喝酒，眼里透着敌意，便低声问道：“阿三，那些都是方德的人？”

阿三轻轻点了点头说：“是的，不过，我们的人也安排好了，放心吧。”说罢，微微努努嘴。

胡万龙顺着阿三暗示的方向看去，见门对面的一张桌子前，自己的几个手下人正暗暗盯着这边，便满意地点了点头。迎着方德手下人的目光，他的嘴角露出不屑的笑意，穿堂而过。

刚到后厅，阿三上前，伸手挑开一间包厢门的丝绒门帘，胡万龙向里面看了一眼，一脚踏了进去。

这时，里面一人满面春风地大声说：“哎哟，我的万龙兄！你可来了。快里面请，里面请。我谭世杰这下放心了。”

胡万龙眉毛一挑，一脸轻松地说：“世杰兄，不好意思啊，临时有点事，耽误了一下，大家伙都等急了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

谭世杰凑近胡万龙，轻声说：“能不急吗？里面这几位都快坐不住了……”

胡万龙往里看了看，鼻子轻轻哼了一声：“哼，不怕，我自有分寸！”说罢，往里面走去。

法式豪华的包间内，陈设十分堂皇。一张大圆餐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餐桌中央摆着一束鲜花，花瓣上的几粒水珠，在灯光的照射下晶莹透亮，更显得鲜花娇嫩无比。餐桌上摆放着各式镀金的餐具，在硕大枝型吊灯投下的灯光里，熠熠生辉。

谭世杰把胡万龙引到餐桌的上首，阿三赶紧跟了过去，伸手伺候胡万龙脱去大衣，接过礼帽。

胡万龙拉开椅子，对在座各位连连拱手道：“四叔、张爷、金爷，大家伙久等了，万龙我罚酒一杯。”说罢，大大咧咧地端起酒杯欲饮。

身边一人伸手阻拦道：“等等！说得倒轻巧，我们一等就是一个小时，你胡万龙的谱也太大了吧？！”

胡万龙仍然陪着小心说：“方德兄，没法子啊，学生们又在法租界闹事，公使大人请我去调解平息，我能不去吗？”

方德坐了下来，瞪眼道：“嗤，少拿洋鬼子出来压人，他妈的，谁怕谁啊！”

谭世杰忙劝道：“哎呀，你们都少说两句吧，怎么讲大家伙敞开门都是商会会员，关起门都是同门兄弟，真闹起来，只会让外人笑话。”

胡万龙点头道：“没错，所以无论受了什么样的委屈，我都一直忍着，今天请各位来，也是想请诸位大哥还胡某一个公道！”

方德一听这话，火了，啪地一下拍案而起：“胡万龙，你少反咬一口，我那批货就是被你给吞了。四叔，今天可以当面问问他。”

坐在对面那个被称为四叔的人，盯着胡万龙，手捻着胡须，问道：“万龙，方德说的是真的吗？”

胡万龙争辩道：“四叔，您信吗？我好歹也是商会会长，为几箱

【梦剧场】

烟土，至于吗？”说着，一指方德，“倒是你，方老弟，你不分青红皂白，当晚就派人砸了我的码头，这又怎么算？”

方德一听气得浑身发抖，正要发作，谭世杰劝道：“阿德，这事我听说了，这就是你欠妥当了，再怎么着，还有四叔和张爷、金爷在，何必动手呢？”

方德气呼呼地说：“我咽不下这口气！”

胡万龙嘴一撇，不屑地说：“什么话？咱们在上海滩只为求财，不为求气，舞枪弄棒的，到头来还不是为难底下那帮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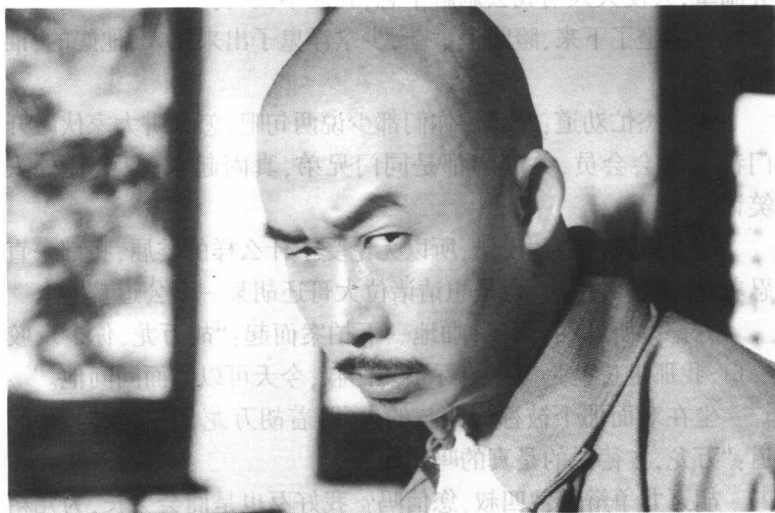
方德大声吼叫道：“少废话，赶紧说这件事怎么办吧？”

胡万龙扫了一眼众人，点头道：“好办！货是从我的码头丢的，我肯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给大家一个交代。查不出来，我赔你！”

阿三急忙上前，低声道：“胡爷，咱们……”

胡万龙斥责道：“这有你插嘴的份儿吗？下去！”

阿三憋着气，退下。



四叔看了看众人，转眼盯着胡万龙问：“万龙，你刚才的话可当真？”

胡万龙放下酒杯，拍着胸脯说：“句句真心，不过，四叔，您是我们的长辈，我也得跟您讨个说法，如果被我发现出来背后是谁在栽赃陷害，又怎么算？”

谭世杰点头道：“那还用说，谁敢陷害万龙兄，我第一个不答应！”

四叔侧脸，与其他人交换了一下眼神，说：“没错，查出来是谁，我们就联手灭了他。”

胡万龙伸手端起酒杯，说：“好！那这事咱们就这么定了！方老弟，这杯罚酒我可以喝了吗？”说着，眼光恶狠狠地扫过方德，一饮而尽。

这时，侍应生上菜，谭世杰忙打圆场，给众人斟酒，说道：“来来来，大家都请上座！今天晚上，我做东，有酒有美人，咱们是不醉不归，哈哈……”

深夜，百乐门歌舞厅外，杜邦和衣靠在墙根儿打盹。夜风扫过马路，杜邦一哆嗦，醒了。他看了看灯火依旧辉煌的歌舞厅，只见一辆小轿车前，司机趴在车前修车，又看了看不远处，几个与自己一样守夜活的拉车人蹲在墙根儿打盹，不禁困意又来了，打了个哈欠，重新蜷缩了一下身子，合上眼皮。

这时，百乐门歌舞厅门口传来一阵喧哗，杜邦睁开眼一看，见一群人从门里出来，停在一辆汽车前，一人走上前着急地问司机：“怎么回事儿？车坏了？”

司机从车底下爬出来，无奈地说：“水哥！车不行了，发动不了！”

那人生气地斥责着：“废物，怎么搞的？！”

这时,阿三从歌舞厅里出来,一见此景,冲自己的手下招呼道:“去,把我们的车叫过来,方爷今晚喝得尽兴,醉了,帮忙送送方爷他们!”

那人伸手阻拦道:“不用了,”说罢,冲着杜邦喊道,“拉车的,过来!”

杜邦噌地站起身,拉着黄包车点头哈腰地奔过来,到跟前才看清,只见一群人扶着一个醉如烂泥的人。杜邦放下车,赶紧掏出汗巾抹了抹座椅。

那人把醉汉扶上杜邦的黄包车,冲他说:“得月路17号,方公馆。”又示意手下人分坐另外两辆黄包车。

杜邦抄起车把,说:“老爷您坐好了!”然后,打起精神,跑了起来。

阿三朝车上的人挥了挥手,说:“各位好走。”转身返回百乐门。

深夜的马路上,三辆黄包车一溜儿跑着。

杜邦拉着车快步地跑在前头,不大会儿,尾随的两辆黄包车落在了后面。走了一会儿,杜邦觉得车上的人有动静,回头看了看,只见车上那人好像被凉风吹醒了,手使劲抓住喉咙,干呕起来……

杜邦边跑边回头说:“哎,老爷,小的今天刚洗的车,你别、别吐在车上。”

车上的人仍然抓着喉咙,干呕得更厉害,脸部扭曲,终忍不住,哇的一下,一口喷了出来,全喷在杜邦的后脖子上。

杜邦赶紧停了下来,抹了一把粘糊糊的脖子,说:“老爷!您!……”话未说完,那人突然扑向前,一把捏住杜邦的脖子,双眼几乎要瞪出来,绝望地喊了声:“你……”

杜邦吓坏了,使劲挣扎:“哎!……老爷!……”

只见那人轰的一声倒了下来,一头栽到墙上……

杜邦骇然,上前低头想扶起那人,忙叫:“老爷!……”那人不动,杜邦抬起那人头,借着路灯,只见那人面如死色,口角渗血,不禁吓得大叫起来:“老爷!”

后面的黄包车跟了过来,车上的人跳下车,嚷了起来:“拉车的,你干吗呢?”

杜邦站了起来,惊惶失措地扔下车,撒腿狂奔而去。

只听身后传来惊骇的叫声:“方爷、方爷,您怎么啦?啊,方爷死了?……站住!拉车的,别跑!快追……”

清晨,丁雪如端着一杯调好的咖啡来到丈夫毕凡的办公室,见毕凡正抱着一叠资料跟了进来,便说:“毕凡,刚吃完早餐,歇会儿吧,我沏好了咖啡。”

毕凡笑了笑说:“没事儿,刚停业,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完呢。”

丁雪如看了一眼毕凡手里的材料,说:“今天的报纸来了吧,让我看看,有没有我们侦探所歇业的启示?”

毕凡点了点头,说:“当然有了。”说着,把报纸递给妻子。

丁雪如接过报纸,看了看,满意地说:“这就行了,侦探所歇业了,有事就不会找你了,就是找你,你也帮不上忙。”

毕凡放下手里的材料,看着妻子说:“雪如,你放心,我答应过你关掉侦探所,一起出洋,我一定会办到!娶到你已经是我最大的福分了,让你不开心的事情我绝不会做。什么侦探所、什么案子,让它们通通一边儿去。”

丁雪如扑哧笑了,扑到毕凡怀里,仰起头,在丈夫的脸上温柔地亲了一下。

这时,楼下传来急速的敲门声……

丁雪如一愣:“一大清早的,会是谁呀?”

毕凡轻轻放开妻子,说:“还有谁!肯定是何济人那个性急鬼!”